一抹蔗水甜 一生水乡情

檐下絮语

◈冯颖瑶

拿破仑曾说过，哪怕蒙上他的眼睛，凭借嗅觉，他都能回到故乡科西嘉岛。因为那里的风，总带着一种植物的独特气味。我也一样，即使闭上眼睛，我的身心都会随着甘蔗的清香飘回我魂牵梦绕的古劳水乡，或是穿梭在桑基鱼塘的甘蔗林中寻获硕果，或是闲坐古榕树荫下畅饮外婆煮的茅根蔗水。

我是个地地道道的古劳水乡人。虽然我从小生活在沙坪城区，但古劳水乡的甘蔗总是吸引我节假日回乡享受吮吸蔗汁的大快朵颐，而茅根蔗水可以说是滋养我长大的甘露。从我有记忆开始，便与水乡甘蔗结下了不解之缘。毕业以后，我有幸回到古劳参与基层工作服务家乡，对水乡甘蔗的依恋更是只增不减。探其根本，便可知一碗清甜可口的茅根蔗水，蕴含着古劳水乡人自强不息、勤劳朴实的精神，寄托着古劳人心系乡土、同舟共济的桑梓情怀。

古劳水乡地属亚热带季风气候，温暖湿润，土地肥沃，阳光充足，是种植甘蔗的理想之地。古劳水乡的甘蔗种植历史可追溯到数百年前，村民将甘蔗种植在蔗基鱼塘边上，这种种植方式可充分利用水资源和土壤养分，使甘蔗的根系能够更好地生长，从而提高了甘蔗的品质和产量。大埠村一带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更是大面积种植甘蔗，双桥、上升村一带的鱼塘基上也零星分布着大大小小的甘蔗田。每根甘蔗约两三米，茎干笔直浑圆，像竹子般一节一节往上窜，但竹子是空心的，而甘蔗却饱满多汁。水乡人随便拔起一根甘蔗，撕掉叶子，都会用牙齿剥掉“铁甲”般的外皮，边嚼边吐蔗渣，爽脆十足，甘凉浓郁的甜波蜜液就在嘴巴里打滚，让人口舌生津。记得小时候我经常背着书包来到水乡的外公外婆家。每到秋冬时节，甘蔗成熟，整个水乡都氤氲着一股让勤劳淳朴的水乡人亲切谙熟的气味。走到鱼塘边上，空气中溢满了甘蔗味。撕咬一口水乡果蔗，那种甜蜜蜜、脆滋滋、凉丝丝，沁骨入髓的味道让我激动不已。孩提时代的我，每个甘蔗成熟的时节都不会错过。外婆有一双巧手，灵活地从地底下挖出笔直的甘蔗，用清水洗干净，再用特别敦厚又锋利的刀将甘蔗劈成一小节一小节，一半甘蔗分给我们和邻居当水果直接咀嚼，另一半用作煮蔗水。甘蔗鲜甜的汁液，还有外公外婆慈祥的音容笑貌，都深深植入我的生命，让我与水乡甘蔗反复交织，牵扯不开。

俗语有云：冬日甘蔗赛过参。从这就可以知道，甘蔗有着极其丰富的营养价值。随着种植及保鲜技术日渐先进，现在人们四季都可以吃到甘蔗。水乡的甘蔗生吃可以治消化不良，煮熟吃还可以整肠通便、消热解毒，而加入适量冰糖调味的茅根蔗水，具有清热生津、润肺止咳、利尿消肿、止血及护肝解酒等功效。家乡人还喜欢加入胡萝卜、马蹄、排骨等食材，令蔗水增添健脾养胃、提高免疫力等作用。

长大后，爱好文学的我常常会品读有关甘蔗的诗句。如苏轼的“老境於吾渐不佳，一生拗性旧秋崖。笑人煮篑何时熟，生啖青青竹一排”，借甘蔗之魂感叹怀才不遇的哀愁。又比如黄庭坚的“归欤淼前期，莳橘锄甘蔗”抒发深厚的思乡之情。徐渭在“阿母但办好齿牙，百岁筵前嚼甘蔗”中描述了对母亲健康长寿的祝愿。不是每个水乡人都读过这些诗句，但他们都将甘蔗视若珍宝，由蔗水融合酝酿的水乡温情代代相传。在华侨众多的古劳水乡，拼搏在外的游子只要喝到家乡的甘蔗水，漂泊的辛酸便一饮而尽，蔗甜也幻化成奋勇向前的动力。在家乡，房前屋后、桑基鱼塘、农家小艇、古榕树下，甚至龙舟赛场上都能看见人们喝蔗水的景象。蔗水之于水乡人，是劳作的提神补品，是亲情的朴素馈赠，更是奋斗的助力燃料。就是这样一根根普通平凡的甘蔗，一碗碗清甜解热的蔗水，几百年来演绎着家长里短、人情冷暖。无论身在何处，甘蔗的那份甜都是水乡人心底终生的牵绊，让走四方、闯天下的水乡人始终不忘建设家乡，与乡亲分甘同味。

随着古劳水乡农业转型升级，近年古劳的甘蔗种植面积较以往大幅减少。但自乡村振兴战略和“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”实施以来，政府鼓励村民积极参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和文旅建设，利用闲置地块打造小花园、小菜园、小果园等“四小园”，营造特色各异乡村景观小品。许多村民便在房前屋后及鱼塘边上重新种植了水乡情怀作物——甘蔗。甘蔗田的颜色随着四季更替发生变化，从嫩绿到深绿，再到金黄，随风摇曳，与农民在田间劳作的身影共同构成一幅幅生机勃勃的田园水乡画卷。三五邻里闲坐在小花园前，一边喝着蔗水，一边谈笑风生，描绘着属于水乡生活的点滴野趣和简单幸福。许多来古劳水乡旅游的客人，都会在特产店或饮品摊位“打卡”一杯水乡甘蔗汁，在饭店吃饭也不忘点上一壶茅根蔗水与亲友分享，为旅程注入一份“水乡甜蜜”。

一抹蔗水甜，一生水乡情。水乡人都痴情于甘蔗，而甘蔗痴情于这片沃土，痴情于水乡的一鱼一水，痴情于水乡的一花一树，痴情于水乡的人事变迁。拔一棵甘蔗，酣一碗蔗水，泛一叶轻舟，恋一世水乡。任年月逝去，记忆依旧满载古劳，甘甜依旧萦绕心中。

墨痕拾趣

打平伙

◈梁荣

“表哥，打平伙去？”

“好啊，拿什么打？”

“你和老疆去砸鱼，我和三哥去挖冬笋，老四他们去收鼠套……”表弟狗仔合理地安排道。

打平伙是乡下人农闲时常见的一种聚餐方式：春天的时候，摘一把野菜，拔几棵春笋，再从火塘上方切块腊肉，聚在一起就能喝上十几斤的“广西公文包”；夏天里，三五个人，几张渔网，在溪河边堆砌几个土灶，就是整个夏天的快乐；到了秋天，稻田里放水抓禾花鱼，稻田边燃起熊熊的篝火，守着篝火烤肥得流油的禾花鱼，大伙有说有笑，好不开怀……这不，从小耳濡目染老一辈们打平伙长大的我们，在冬日阳光暖和的周末，几个小伙伴相约，合计到我家打平伙。

三哥和狗仔是我们同年龄段的挖冬笋高手，特别是狗仔那狗鼻一样灵敏的嗅觉，在竹林里走一走、闻一闻，很快就能锁定冬笋的位置，三五锄下去，一棵肥美的冬笋就出土了。三哥那双眼睛堪比二郎神的天眼，只要他往竹林一站，抬眼观望一下竹梢，开启“天眼”扫描模式，一会儿工夫就将冬笋的“一举一动”尽收眼底。冬天溪水里捕鱼最佳的办法就是一个字——砸！砸鱼是一种很原始的捕鱼方法，全靠一把铁锤和一身力气。老疆力大无穷，而我是活脱脱的“浪里白条”，知道冬日里的鱼喜欢躲在什么样的石头下。因此，我和老疆自然是“黄金搭档”。一把一二十斤重的锤子猛砸石头，连续砸三下（**老一辈说砸鱼最重要的是前三锤，叫作“三锤定音”**）。三锤下去，只要石头底藏着鱼，那准翻白肚浮出来。老四最擅长的就是在山林里设套捕捉山中鼠类，他3岁起就跟他父亲穿梭在各个山林里，得到其亲的真传，早已摸透了林里各种鼠类的习性，掌握了各种鼠套技巧。

分好了工，我们各自为打平伙需要的食材去准备。我和老疆扛着锤子直奔山脚下的小溪流，老四他们背着刀笼径直朝山上爬去，三哥和狗仔扛着锄头往竹林深处钻……转眼半天就过去了，大伙收获满满地回来了。山鼠清除皮毛与内脏，用料酒、姜葱腌上半个小时，最后用油一炸，再放上青椒爆炒，香辣可口；小鱼仔裹上糯米粉，油锅一炸，金黄金黄的，香脆可口，最后放上黄豆一焖，绝对是道下酒菜；冬笋跟被火烟熏得油亮的腊肉一炒，笋子吸收了腊肉的火烟味，吃起来倍儿爽。

打平伙是一种传统民间交际风俗，基本意思为：大家把吃的贡献出来一同享用。打平伙的习俗历史悠久，可以追溯到农耕时代，是一种古老而淳朴的餐俗文化。它不仅有原始人类狩猎归来聚火而餐的遗风，还有草原游牧民族的饮食特征。打平伙在乡下农村，男女老幼皆知。还没上学前，抱着饭盒去放牛，母亲往饭盒里塞上几块烤得香喷喷的酸肉，临出门时不忘叮嘱我：“中午吃饭的时候，记得分些酸肉给其他的小伙伴，大家一起吃，那样会更好吃。”也许，每个母亲都这样叮嘱。所以，中午吃饭的时候，大伙都把自己饭盒里的菜拿出来，放在一起，一起享用。你尝我的辣椒炒肉，情不自禁地夸赞“好辣好香”；我吃你的酸菜炒腊肉，觉得“又酸又美味”，赞不绝口；再吃吃他的几根小青菜，都觉得“香甜爽口”……那一刻，我终于知道妈妈所说的“那样会更好吃”。

现在想想，打平伙并不是骨子里的遗传，而是乡下人家那淳朴之风的一种传承罢了。

《白沙》版投稿邮箱（仅限本地作者）：kf3502669@126.com
请注明作者姓名、电话、身份证号，并附上银行信息及账号。字数控制在1500字内。

生活物语

冬日读书

◈汪小科

冬，比起柔和的春，火辣的夏，丰硕的秋，似乎少了许多诱惑，但却多了一些安然与宁静。冬季，最适合读书。冬日的午后，沏一壶茶，捧一卷书，便可溶解冬寒，温暖心扉。

冬日读书，修身养性。冬季，木叶凋敝，百虫蛰伏，少了一些热闹，多了几分安静。此时，最宜潜心而读。在暖阳下读《史记》《汉书》之类的正史，如品味精致的大餐，能让人在色香味俱全中汲取精华，滋养灵魂。在暖茶中读《清朝野史大观》《酌中志》等野史，如在冬季里品暖融融的火锅，能在酣畅淋漓中体会人生百味。在闲暇时读《曾国潘》《红顶商人胡雪岩》等人物传记，仿佛站在巨人的肩膀上，能找到突破人生的力量。在吟诵中读唐诗宋词，好似穿越千年，赶赴一场文化的盛宴。在冬夜里读亚里士多德、苏格拉底、康德，能让心灵由平地走向高原。

冬日读书，增智开慧。冬日，山寒水冷，万物闭藏，令人精神专一，保持专注。山寒水瘦式的原生状态，也最易让人陷入哲学般的思考，读起书来受益匪浅。孔孟诸子之书博大精深，哲理宏通，最宜冬读。从儒家的“德治”思想中，能获得榜样的引导力量。从道家的“无为而治”思想中，能学到授权与放权的智慧。法家的“不别亲疏，不殊贵贱，一断于法”，能教人以“规矩”定方圆。墨家的“兼爱、尚贤”，能导人以真诚换忠诚。冬日品读圣贤之书，感圣贤之人格、襟怀，如沐霁月光风，与哲人对话，能世事洞明，练达旷放；心明澄澈，思悟践行。

冬日读书，润养情怀。冬季，寒风凛冽，万物沉寂，令人头脑清醒，思维敏捷。此时读书，容易精神饱满，思绪飞扬，更能走进作者的心，与伟大的灵魂深度碰撞。品读海明威的《老人与海》，能认识到一个不屈不挠的老渔夫。读米切尔的《飘》，能感受到一个追求信念的巴特勒。读勃朗特的《简·爱》，能体会到一个其貌不扬，却人格高尚的简爱。读白落梅的《西风多少恨吹不散眉弯》，其中温婉的笔调，细腻的情感，也能让人心生温暖，感动蔓延，从而领会故事中的凄美情怀。读李修文的《山河袈裟》，亦能通过别人的人生遇见自己，审视当下，静待未来。

“书卷多情似故人，晨昏犹乐每相亲。”在萧瑟、隐蔽、寂静的冬天，躲进陋室，捧一杯暖茶，掩一卷好书，沉浸在阅读的惬意之中，让生命更厚重，灵魂更丰盈，实乃人生一大乐趣！

笔绘侨乡韵 墨蕴故园情

——隋志刚画作浅析

《开平自力村》隋志刚 绘

文艺谈

◈王畅怀

在新时代乡村振兴的壮阔图景中，五邑侨乡以其独特的文化肌理与精神禀赋，成为艺术创作的富矿。一位扎根江门的画家，以笔墨为媒，以速写为记，将侨乡大地的烟火气息与人文底蕴凝于尺幅之间，用作品勾勒出海外游子的精神原乡，也见证着乡村发展的时代变迁，为侨乡文化的传播与传承写下生动注脚。

这位来自天津的画家——隋志刚，怀揣对教育的赤诚与对艺术的执着，在五邑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的讲台默默耕耘。他不仅以师者仁心培育桃李，更将目光投向这片充满故事的侨乡土地，在教学之余深耕乡村题材创作。多年来，他的足迹遍布江门五邑的村村落落，从世界遗产开平碉楼的斑驳墙体到自力村的古旧巷陌，从台山洋楼的精致雕饰到海岛的辽阔海景，从新会小鸟天堂的绿意盎然到圭峰山的层峦叠嶂，再到蓬江良溪古村的青石板路，每一处风景都成为他写生的对象，每一段见闻都化作创作的灵感。

他深知，侨乡乡村的价值远不止于自然景致的优美，更在于其背后承载的华侨文化记忆。每一次走访，他都潜心考察当地建筑特色与民俗风情，深入乡村生活的肌理，在砖瓦草木间探寻华侨先辈的奋斗足迹与乡土情怀。那些融合了中西方建筑美学的碉楼与洋楼，不仅是建筑艺术的瑰宝，更是华侨先辈远渡重洋、落叶归根的精神象征，是乡愁最鲜活的载体。这份对文化内核的深刻洞察，让他的作品超越了简单的风景再现，成为触碰侨乡灵魂的艺术表达。

其创作以中国画与钢笔速写为主要形式，主体聚焦于五邑侨乡独具特色的建筑图景与自然景观，同时融入江西婺源严田古村、云南剑川沙溪古镇、贵州肇兴侗寨等地的写生作品作为参照，在对比中更凸显侨乡文化的独特性。在中国画创作中，他以灵动洒脱的笔墨勾勒山水轮廓，用古朴厚重的色调渲染建筑质感，将传统文人画的诗意情怀与侨乡建筑的人文底蕴完美融合。钢笔速写则以精准利落的线条捕捉瞬间景致，一砖一瓦的纹路、一草一木的姿态，都被刻画得入木三分，既显豪放气度，又不失细节神髓。

画作中，最动人的莫过于对侨乡建筑美学的精妙诠释。那些移植自西方却又融入东方智慧的建筑元素，在笔墨间呈现出独特的和谐之美，彰显着先辈们消化吸收外来文化、雕琢美好生活的匠心精神。画面中，建筑与自然环境相映成趣，碉楼矗立在田垄之间，洋楼隐匿于绿荫之中，既展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图景，也暗含着侨乡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。每一幅作品都似有温度，每一处细节都藏着故事，将乡村的诗意温情与质朴真实娓娓道来，让观者仿佛能触摸到侨乡大地的脉搏，感受到那份跨越时空的乡愁。

这些作品绝非简单的风景记录，而是画家对侨乡文化深入消化后的深情诠释。他以画笔为镜，映射出乡村的人文精神与风貌，也定格了时代变迁中乡村的坚守与传承。在党的乡村振兴战略指引下，侨乡乡村正经历着日新月异的变化，而画家的作品则成为这份变化的见证者与记录者，既保留了传统乡村的文化根脉，也展现了新时代乡村的蓬勃生机。对于海外游子而言，这些画作是乡愁的图像化表达，是连接故土的精神纽带，让漂泊在外的同胞能在笔墨间重温故乡的模样，感受来自故土的温暖与力量。

画家的创作实践，为艺术与乡村发展的融合提供了生动范例。他用多元的艺术表达展现侨乡风貌，让更多人认识到乡村在当代社会发展中的独特价值与重要意义。这些作品不仅是艺术审美上的享受，更承载着文化传播的使命，引导海内外乡亲关注故乡、走进故乡，领略侨乡的自然之美与人文之美，唤醒人们对故土的热爱与眷恋，让乡愁有处安放，让文化得以传承。

在当下乡村振兴的时代命题下，这样的艺术创作更具深刻意义。它让乡村文化以更鲜活的形式走进大众视野，既为乡村发展注入文化活力，也为侨乡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开辟了新路径。当观者驻足于这些画作之前，不仅能感受到笔墨间的艺术魅力，更能领悟到乡村所承载的历史记忆与时代价值，体会到那份跨越山海的乡愁与牵挂，以及乡村振兴背后蕴含的深远意义。

这份扎根大地的艺术创作，既是对侨乡文化的深情礼赞，也是对乡村振兴的生动呼应。画家以笔墨为桥，连接起传统与现代、故土与海外、艺术与生活，让侨乡的故事在尺幅之间绵延不绝，让乡村的魅力在时代浪潮中愈发璀璨。

诗歌

拥抱浅冬

◈魏益君

浅冬，就这样悄然而至
带着薄薄的霜色
与淡淡的期待
我轻轻迎你入怀
在这安谧如诗的时节

落叶纷飞，是你写下的序章
一地金黄，铺满了无声的思念
我踩着沙沙的声响
寻觅你的痕迹
在你清冷的怀抱里
感受着时光的沉淀

炉火旁，我与你静静相依
在你的陪伴中
即使漫漫寒夜
也成了温柔的良宵